



牡丹论

□米丽宏

在民间,年画、被面、旗袍、裙子、小花袄,处处可见浓艳华美的牡丹花。都说牡丹高贵,它的王者气却不掩平民气。这两种气质合在一种花儿上,真是大俗大雅!说到底,还不是它实在又堂皇,吻合了我们的心理?要体面,要排场,要风调雨顺,要富贵满堂。

牡丹“朵”大,大得像盛满酒的碗,分量足足的,一“朵”是一“朵”。花有万千,苔花一朵,杏花一朵……与牡丹一朵,都是朵,可此朵与彼朵,是多么不同!前者是轻的,幻的,幽眇的;后者是沉的,实的,端凝的。牡丹,把“朵”撑圆了;一个虚虚的词,有了风调雨顺的贵气。

牡丹称作“谷雨花”,出自《清嘉录》。稻谷的谷,雨水的雨,牡丹花的花。物候节令,稼穡农事与牡丹花,融成温润清雅的民间画幅,又朴实又素雅。牡丹被尊为花王,始于清朝李渔。李渔说它有气节:传,武后冬日游园,令群花盛开,众皆诺诺;唯牡丹守节令,拒绝。于是被贬出京城,迁去了洛阳。李渔说:人主不能屈之,谁能屈之?此王者之姿。它花可委曲求全,唯牡丹不可通融,亦是王者之道。那年,李渔花尽家产,不辞辗转,从巩昌运数十种牡丹栽植。人嘲讽说:“群芳应怪人情热,千里趋迎富贵花”,李渔答得妙:“彼以守拙得贬,予载之归,是趋冷非趋热也。”却原来,富贵荣华,都在人看;牡丹,坚守自我与规则,是守拙的。

李唐崇牡丹。我想,牡丹之格与大唐气象,实在就是一个路数吧。大,大得高远,辽阔,洒脱。体量大,精神也大。雍容华贵的衣襟下,兼收并蓄,无所不容。洛阳花开时节,不论尊卑高下,一城之人皆若狂。郭应祥《卜算子》云:“谁把洛阳花,剪送河阳县。魏紫姚黄此地无,随分红深浅。小插向铜瓶,一段真堪羨。十二人簪十二枝,面面交相看。”你看,不仅是洛阳,送到河阳县的洛阳鲜切花,插入了铜瓶,一家十二口人,每人头上簪一枝。

多么喜乐的场面!
只是,我仍不喜一城之人为花而“狂”的异态,把人写得跟狂蜂浪蝶似的。但,牡丹开得太好了呀!大伙也得体谅一下,在牡丹花香里,人实在是绷不住了。

牡丹开花时,已到春深处;荡荡花开,一波一波,都平静下来。大场面铺开,舞台空出来,似乎专等女一号了。牡丹一舒叶,一吐花,好嘛,春天的剧情,又掀一波高潮。轰轰烈烈,锣鼓铿锵;天女散花,飒爽女将。它们要是成片成园,哇噻!那真是兴致勃勃,风雨豪华,劈面而来,浩浩荡荡。那种万象我裁的饱满,那种山河照影的张扬,那种端庄里的风情,皈依里的反叛,刚烈里的柔情,收敛里的狂放,那种摧人肺腑的美,那种咄咄逼人的势,真让人手足无措啊。

姚黄魏紫,赵粉豆绿,好牡丹,使人论!
我曾在太行山下白台峪,赏那满山立住脚就开花打朵的嫩牡丹;我曾驱车往邻县柏乡,看风雨两千年的汉牡丹;我也曾越八百里平川到洛阳,去饱览大唐牡丹。所有的牡丹,都在攒劲儿长,使劲儿开,不遗余力。它明白自己在这个季节的位置,它们是这个季节的一页锦绣。不用跟风,不抢潮流。你开你的花,我长我的叶。不急不躁,一点一点生长,开放。从容,真从容。

好日子才开头,后面还有更好的自己。
我想,浮躁的世人,该学学这种情怀。光阴洒然,随心所欲,别老是慌慌张张的;属于你的,别人抢不来,你的事,也没人跟你抢着做。像牡丹一样,不要急,要稳,一步一个坑,开花一个“碗”儿,照着光亮处,奔去。



竹园随想录

□沈东海

四月,一个渐渐让人开始忙碌起来的季节。一切都像刚苏醒的样子,那些可爱的活儿,如同枝头萌动的新芽,已经正式步入了我的生活。

今年的竹园由于天气原因,笋不像往年那么多,却依旧不等谁招呼,就自个儿冒出来了。身体已有点恢复的我,摸了摸那把被我闲置了两年的锄头,终于在一个平常的午后,把它背出去了。在自家那块再熟悉不过的竹园,有一锄头没一锄头地挖掘着。有没有笋对于我而言,并不重要——一元一斤的笋,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。我只是喜欢待在这儿,喜欢在竹园里任意挥洒汗水,也享受我的思想,如同林间自由飞翔的鸟儿,天马行空的感觉。毫不夸张地说,有一些文字,我就是坐在这片竹园里完成的。虽然,这里条件很差,没有纸和笔,一把躺倒在地上的锄头成了我的坐椅。

还记得上学的时候,我总以为这一片竹园,对于现在的年青人而言,是没有吸引力的。毕竟一个无孔不入的网络,已经打败了许多现实的东西,比如:那些被人淡忘的老游戏,那些曾经人们手中百读不厌的经典。就连我这个没事喜欢待在竹园的家伙,在老爹眼里,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东西。他反对我看书,反对我写作,反对我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地关在书房里。他觉得:那是独坐高楼的绣花娘子做的,

不是一个真正的爷们干的事。但是我喜欢坐在竹园,琢磨一个人,体会一件事,然后把它写进我的文集里。

只是不知道为什么,最近这两年,特别是今年,越来越多的朋友纷纷慕名来到这里,来到这一片我原本不看好的竹园。那些以打着挖笋名义来这里体验我笔下生活的人是幸福的,正如我们过的生活,它最终不是以赚得多少钱为最终目的。上个礼拜,就有一个多年未联系的同学打我的电话,说想来我家刨点笋。这个已从学生演变成一个老板的人,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还记得高中时默默无闻的我,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,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。

前几天晚上,一个铁哥们告诉我,说我家的竹园现在太出名了,凡是和你有点关系的,都想来山上刨笋。他不无担心地提醒我说:“这样搞下去不太好,到时你没想法,就怕你爸妈不同意。”我半开玩笑地说:“反正我家穷得叮当响,再穷点也无妨。”我不知道,这种事对于我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。虽然一直好客,并且乐此不疲。即使它偶尔影响了我原本安排好的生活,却也在所不惜。

不管怎么说,那些被我抛弃了两年该干的活,今年像个要债的都找上门来了。只是,我很享受这种可以任意挥洒青春、挥霍自己身体的机会,更享受一个多彩而又一刻不得闲的四月。

造园记

□沈维亚

家的东面有两个设备平台,因为处在九楼,所以接不了地气,对于深爱绿植的我来说,不折腾一下誓不罢休。

选了其中较小的一个,原因是这个平台的风力很柔和,另一个风力较大的怕吹乱了花枝。短的一侧一米左右,长的一侧约一米五,这么个弹丸之地,上面还竖着一台空调外机,是何等的捉襟见肘啊!

水泥地面会摩擦起灰,我在上面铺了一层木炭色的防腐木地板,横竖交叉着放,森系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家里的绿植一盆盆地搬出去,玛格丽特王妃、卡罗拉玫瑰、迷你月季、粉色蔷薇、茶树、大红康乃馨、紫藤枝,还有茁壮的番茄苗,空调外机上也不闲着,放上了各种多肉老桩。满满当当的,摆放停当,喜滋滋没多久,就觉得不对劲了,这么多爬藤植物,能爬藤的支架仅有两根淡黄色的落水管。急急拿了卷尺上下左右量了又量,订了两个木炭色的栅栏,长方形,里面木条交叉排列,古朴的感觉。栅栏

的安装证明光会量长短是那么可笑的行为,因为量的是长和短,所以长的那端就是栅栏的高度,量了一米八,放下去的时候才知上面已经戳到顶了,拿不起来,也放不下去。越是摁不下去,越是着急,手指也被木头刺破了,一根木炭色的刺留在了大拇指上,一切的急躁伴随着刺痛戛然而止。缓下来细看,大的栅栏确实是拿不起来,导致不能插入对面靠墙的空隙里,再看了看近门处的,急中生智,把两个栅栏互换了位置,大的栅栏改到了近门处的墙壁,剩下的小栅栏侧着挤进了对面的细缝里。终于放妥了,舒了一口气,顾不上汗流浹背,把栅栏加固起来。

植物世界果然和木头更相配,花枝要爬藤的一个个加固到栅栏上,花枝不再耷拉着脑袋的样子了。看着微型的迷你小花园,心里满满的欢喜。一阵刺痛传来,这才想到手指上的木刺,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何尝不是苦中作乐呢?

总第6193期 配图 龚国荣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